

魏丽华译

〔日〕山崎丰子 著

浮华世家

下册

听到猎人的报告，山脚下派出所的警员赶紧和篠山警察署联系。搜查课课长带队，负责管理猎枪的保安主任、痕迹鉴别人员等一行八人响着警笛急速赶到现场。无数次目睹过猎枪事故的刑侦人员，也不禁为现场的惨烈而震惊。

铁平仰面躺在被鲜血染红的雪地上，早已气绝身亡。警察赶来时，距离铁平自杀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子弹从咽喉处入，穿过后头盖骨飞出，大量的鲜血在白雪皑皑的岩石处形成了血的海洋，零星的血沫和皮肉飞溅在一旁的大杉树的枝叶上。

浮华世家

下册

以日本金融改革为背景，赤裸裸地写出银行界人性欲望和金钱权力的纠结。

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什么亲情、友情、爱情，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种交易。

阪神银行总经理大介包养情妇，过着妻妾同房的荒淫生活。暗地里他通过操纵儿女与达官显贵联姻缔结裙带关系，妄图实现吞并其他银行的野心。长子铁平，四处贷款兴建高炉，却因长相酷似祖父，令大介怀疑他是自己的妻子与父亲乱伦后所生，无法得到大介的全力支持。

大介在机关算尽之后虽然暂时梦想成真，但长子自杀、次子离婚、次女远嫁、情人分手，再次被吞并的命运还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他。

上架建议 日本小说·畅销

ISBN 978-7-5552-0899-0



9 787555 208990 >

定价：99.00元

浮华世家

[日]山崎丰子 著

魏丽华/译

下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华世家 / (日) 山崎丰子著; 魏丽华译.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552-0899-0

I. ①浮… II. ①山… ②魏…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0493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13-172号

KAREINARU ICHIZOKU Volume 1~3 by Toyoko Yamasaki

Copyright © 1973 by Sadaki Yamas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 书 名 浮华世家
著 者 (日)山崎丰子
译 者 魏丽华
主 编 魏大海
出 版 人 孟鸣飞
总 策 划 贺鹏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68068026
策 划 刘玉林
责任编辑 杨成舜 金 龙
封面设计 毛 增
出版日期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照 排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50
字 数 96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0899-0
定 价 99.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小说 畅销

(接上册)

◆第四章◆

Chapter 4

游艇扬着白色的风帆，在春日的霞光中，沿着濑户内海缓慢向家岛群岛驶去。这是万俵大介的私人游艇——“Viscount's Daughter (子爵的女儿)号”，船体涂着素雅的清漆，船身长达三十八英尺左右，船如其名，优美而高雅。

万俵大介戴着墨镜，一身白色的运动衣，躺在甲板的折叠椅上，享受着难得悠闲的周末时光，看了眼一旁的银平。银平今天同样是一身白色装扮——白色 Polo 衫配白色百慕大短裤，惬意地躺在折叠椅上，享受着今年第一次的航海时光。

游艇已经从姬路的形码头出发约一个半小时，由神户商船大学的学生掌舵，在风和日丽的春光中沿西南偏西航线前行。不一会儿，前方隐约出现了淡绿色的小岛，那是播磨滩沿岸绵延七八公里的家岛群岛。

“终于快到了！”

大介看着久违的家岛群岛感叹道。上一次来这儿还是去年夏天。银平也坐了起来，看着前方，担心地问道：

“去年十月份台风袭击播磨滩，给这一带造成了很大灾害，咱家的岛没事儿吧？”

战前，万俵敬介买下了家岛群岛南端的一个无人小岛，岛上的渔民们因此称呼小岛为“万俵岛”。小岛现在成了万俵家在濑户内海游玩时的基地。

“是啊，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据对面松岛帮我们看岛的渔民说，上岛的栈桥被风

吹跑了，他说等台风季过去之后会帮我们修好。”

“哎呀，怎么又是采石船！老碰着采石船，咱家的‘Viscount’s Daughter’太可怜了。最后这段让我来掌舵吧！”

看到家岛群岛过来的采石船，银平迅速站了起来，转到后甲板处。铁平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打猎，经常跟着祖父敬介去丹波的篠山打猎；银平对父亲大介的游艇情有独钟，上庆应大学后，银平加入了游艇兴趣小组，经常和父亲大介一起驾驶游艇远行到九州或奄美群岛一带。大学毕业三年后，银平央求父亲卖掉了原来的旧游艇，换成了现在的“Viscount’s Daughter”号。

这艘“Viscount’s Daughter”号游艇原来的主人是驻神户的前任英国领事。领事任期结束、即将回国的时候，将这条游艇转让给了万俵大介，前提是永远不能在船体上涂油漆。因为油漆比清漆对海水的耐受性强，大部分游艇表面都涂有油漆。将游艇内外都涂清漆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奢侈的行为。当听到英国领事的这个要求时，连万俵大介都有点犹豫，但银平却坚持说“爸爸你就答应了吧”，而且还自作主张将游艇命名为“Viscount’s Daughter”号。银平所说的“Viscount’s Daughter”当然指的是妈妈宁子，宁子是原嵯峨子爵的女儿。大介对此非常反感，觉得银平取这个名字对相子来说有指桑骂槐之嫌。可是银平一意孤行，甚至在船尾亲手写上了“VISCOUNT’S DAUGHTER”几个字。

这种执着和坚持，以前从未在银平身上出现过，以后也从未有过，仅此一次。大介让大学毕业的银平到阪神银行上班的时候，以及帮银平决定婚事的时候，银平都毫无表情地说“爸爸您觉得好就行”，就像一个没有思想的木头人一样。唯独在游艇这件事上，银平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让大介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大介很乐意买游艇送给二儿子。长子铁平从未感受过大介的这种父爱。

“Viscount’s Daughter”号迎着风，略向右倾，从家岛群岛中最大的岛、家岛本岛和男鹿岛中间穿过，向着松岛方向南行。游艇左右的各岛上，人们筑起了黑色的土墙阻挡海风，依稀可见贫穷的小渔村里，低矮的石屋一家挨着一家。不一会儿松岛就出现在右舷前方，松岛前方的小岛就是万俵家的无人岛。小岛宽约五百米，长约一千米，中间微微下凹，正好呈米袋型。

大介从躺椅上站了起来，遵循游艇礼仪，戴上船长帽，站在船首引导游艇进港。虽然是自家的岛，地形比较熟悉，但是海底岩石众多，不多加小心的话，很容易发生危险。大介仔细观察着海底的岩石情况，考虑到风向因素，命令游艇从东面的入口处进港。看到银平灵巧地驾驶着游艇稍向右倾进入港湾，大介船长大声命令道：

“收帆！”

银平和学生船员先收起单桅帆船的前帆，再降下主帆，将控帆索绑在帆桁上。船只继续缓慢地向风平浪静的港湾内前进了一段之后，下锚停泊。水声打破了湾内的寂静，水花四溅，但很快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当“Viscount's Daughter”号游艇拴好之后，大介亲自下到船舱的酒吧里，拿出一个装有葡萄牙酒的木酒桶。

“来，庆祝一下今年的第一次航海成功，干杯！”

大介高兴地给银平和学生倒上酒，向着海的方向高高举起酒杯。

“干杯！”

银平也一改以往的冷漠，兴奋地叫道。干完杯，学生放下联络船，去检查小岛周边的情况，甲板上只剩下大介和银平父子。父子俩就着黑鱼子酱和芦笋喝起酒来。

“好像只有一部分港湾处有些塌方，整个岛的情况比想象中好多了。说起来爷爷还真是个怪人，现在要说买个无人岛什么的好像没什么稀罕的，在战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银平看着岛上绿油油的嫩叶感叹道。

“嗯，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爷爷疯了，但是你爷爷对扩大自己的领地有着非同一般的欲望和执着，这座小岛也是一个证明吧。”

敬介时代地产的扩大，为今天万俵家的荣华富贵和企业的繁荣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父子俩再次陷入了沉默，各自看着自己喜欢的方向，数次碰杯。温暖的阳光下，海浪轻轻拍打着船舷，让人心旷神怡。

“银平，你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大介放下酒杯说道。银平正在观察着海中成群的小鱼，听到大介这样说，问道：

“您突然这么说，到底我哪儿怪了？”

“你一坐上游艇，表情就变得柔和，而且威风凛凛的，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

大介目不转睛地看着银平。

“爸爸您今天好像不一样啊，是不是这个产自葡萄牙的酒让您有点醉了？”

“我没醉，银平，你今年也要当爸爸了，以后可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了。”

听到爸爸谈到万树子怀孕的事情，银平的脸上露出怪异的笑容。

“……当爸爸？我跟万树子说过了，让我做父亲这个任务还是收回为好。”

当万树子第一次告诉银平怀孕的消息的时候，银平说不想要孩子，让万树子去把孩子做掉。现在银平把这个想法委婉地告诉了大介。

“你说什么？！难道你没有勇气继承阪神银行的大业吗？！你赶紧收回刚才的

话。只要你愿担此任，我就请求咱们银行的头号股东安田太左卫门扶植你。”

“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件事。首先，尽管爸爸您是私有银行的行长，但今后的银行业不可能再搞以前世袭的那一套了。那种做法早就落伍了。如果您为万俵家族的利益着想的话，那您将来就让大藏省主计局次长、美马姐夫来管理吧。”

银平喝完杯中酒，仿佛此事与自己毫无关联。

“不行，美马不可信，他那种人为了自己的野心，把银行卖掉都有可能。”

大介看了看手表，说：

“都三点过了，芥川该来了。”

东京事务所所长芥川常务将乘坐摩托艇，来向游艇上的万俵大介做半月一次的例行汇报。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隐隐的引擎声，一艘摩托艇飞驰而来，在海面上划出一条白色的曲线。摩托艇上坐着的正是芥川。

摩托艇以时速八十公里的速度飞速靠近，转眼间大红色的摩托艇已经停在“Viscount's Daughter”号旁边。

“哎呀，辛苦你跑这么远过来。”

万俵站在甲板上招呼道。

“这么美丽的休闲胜地，我这身打扮实在太煞风景了，真是不好意思。我是从伊丹机场直接过来的，没来得及换衣服。”

芥川对自己一身黑色套装的打扮有些歉意，正想上游艇的时候，上身突然向前栽去。

“危险！抓住！”

银平赶紧伸出手去。

“谢谢，不好意思。”

芥川抓住银平的手上了游艇的甲板。在工作中，芥川是银行常务，又是东京探题，和总行营业部的信贷课课长万俵银平的交往非常自然。但是在这个度假胜地，芥川面对的是行长公子万俵银平，明显客气了许多。

“我开摩托艇出去转会儿，再见。”

银平让送芥川来的摩托艇驾驶员坐到一边，自己坐在驾驶位上，驾驶摩托艇飞速向远处驶去。

“芥川，累了吧？把外套脱了，喝一杯。”

万俵指着身旁的躺椅，为芥川倒了一杯葡萄牙酒。

“哎呀，这酒很少见，您怎么会有这种酒的？”

“前年，我去巴黎开国际金融恳谈会，回来的途中顺便去了趟葡萄牙。葡萄牙中

央银行的行长招待我坐游艇到罗卡角^①参观。我觉得在船上喝的酒特别好喝，就忍不住赞扬了几句。他告诉我说，这是葡萄牙人驾船首航时必定要喝的当地酒。他夸奖我懂得品酒，等我回国后，用船运寄过来了两打。”

“是这样啊，原来上次您说的当地酒就是指的这个啊。”

芥川边品尝边说：

“行长，我就直奔正题了。我向您汇报一下今天早上在大仓饭店召开的五行联合的第一次准备会的情况。”

一个半月前，万俵大介作为召集人，联系了五家银行的行长，举行了一次以春田局长为中心的早餐会，确认了五行联合的主导思想。此后，五家银行联合组成准备委员会，进行下一步的具体磋商。

“首先是准备委员会的成员资格问题，一开始说由主管常务组成，后来决定不限职级、各行自行决定。大同银行是主管融资的专务，太平银行和坂东银行是主管业务的专务，北海银行和我行是驻东京的常务。”

“好的，你们具体谈了些什么问题？”

“今天毕竟是第一次会谈，互相之间都在摸底，气氛比较拘谨。我们遵循上次行长会的会议精神，决定首先落实比较容易实现的业务合作。最先提出来的就是工资的自动转账问题。如果环太平洋地带各企业的工资能够做到五行互收互付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实惠。”

芥川拿着酒杯说道。

“的确，这将惠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带。其他还有什么？”

“存款的互收互付问题，共同联网问题等等，但各行都有本难念的经，不容易谈拢。一到稍微深入一点儿的话题，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我看啊，联合，联合，口头上叫得挺响的，但实际上好像前途不妙。”

“这样不挺好吗？！我作为五行召集人，目的就是让大家手牵手，这就行了，剩下的就等着这些牵在一起的手上慢慢渗出汗珠来。”

对于万俵大介来说，五行联合的好处等等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最重要的目的是借着磋商的机会，找到其他四家银行暴露出来的内部问题，以方便阪神银行顺藤摸瓜。

“准备委员会定下来多长时间开一次了吗？”

“一个月一次，在大仓饭店的同一个房间里召开。”

“行啊，你就忍着瞌睡去参加一下。有一点你一定要注意，会上讨论的议题，哪

^①罗卡角：Cape Roca，葡萄牙境内一个毗邻大西洋的海角。

家银行不能立刻回答是或者否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记下来。”

听到万俵这样说，芥川双眼放出光来，说：

“明白了。只有行内情况比较复杂的银行才不能立刻做出回答。”

“对，就是这个道理。今天第一次会谈，这一点可能还看得出来吧？”

“是的。但是，大同银行的绵贯专务和太平银行的野野山专务，他俩的态度特别不明朗。我感觉大同银行日银出身的行长和太平银行大藏省出身的行长，觉得五行联合定得太随便了，银行本身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地合并就合并？！当然他们一点儿也没有透露出这个意思。”

“是嘛，大同和太平？的确，大同的专务是从每天忙着拉存款的储蓄银行中爬上来的，太平的专务是相互银行中爬上来的，都是老油条了。”

万俵大介打趣地谈起了这两个专务的出身。

“就是这样。以后我就注意听他们发什么牢骚，那些牢骚他们平时在银行里没法说，说不定还能从中得到意想不到的线索呢。”

芥川接着说：

“还有件事我一定要向您汇报。大藏省近期要对我们银行进行检查。”

“这消息可靠吗？”

万俵从躺椅上坐起来问道。大藏省的银行检查基本上每两年一次，从存款、贷款到具体资产，一件一件仔细彻底地检查，检查结果返回大藏省后以评估的方式记录在案，其结果有可能决定银行的命运。检查一般采用突击检查的形式，由银行局检查部的金融检查官来执行。一般到了两年期限的时候，各家银行的忍者们就开始四处活动，打探确切的消息。

“我觉得咱们银行该到时间了，就派手下负责大藏省工作的伊佐早五郎带着总务课所有工作人员，搜集与检查日期相关的各种情报。三天前，他们发现咱们上回接受检查时的大量资料出现在某位检查官的桌子上。检查官一般在检查前都会查阅上次的资料，所以可以断定，大藏省对咱们的检查快开始了。”

“嗯，看来得赶紧通知各个主管领导整理好相关账簿。你要尽快搞清楚这次检查的问题点是什么，还有，主任检查官是谁。”

根据检查的问题点和主任检查官的专长，检查重点会有所不同。

“我明白。我已经布置下去了，一有消息马上向您汇报。”

听到芥川这样说，大介重新放松身体，慢慢躺下，仰望着天空。万俵知道，这次不仅不能让检查官发现银行的真实情况，还要让他在评估中对阪神银行大加吹捧。

“喂喂，是小池老师家吗？我是万俵家的高须相子。请问万俵二子是不是没去您那儿上课？没来？……打扰您了。”

相子一直在打电话，找遍了二子有可能出现的钢琴辅导班、法语辅导班、美容院、朋友家，都没有找到二子的踪影。相子看了眼表，已经一点五十分了。相子已经和细川一也约好，两点钟在万俵家和二子见面。就差十分钟了。相子有些坐不住了，又试着给大介的妹妹石川千鹤打了个电话。

“喂喂，啊，千鹤，您好，我想问一下二子是不是去您那儿了？没事儿，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点儿着急。打扰啦。”

相子怕千鹤啰嗦个不停，赶紧挂断了电话。今天是周六。细川一也昨天到帝国制铁所大阪分社来出差，打电话过来说，希望在上半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下午二点左右来万俵家坐坐，大约待一个小时。当时二子没在家，相子代替二子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下来。二子回来后，相子将这件事告诉了二子，并让二子做好准备。可是二子现在玩起了失踪。焦急不安的相子又拿起了电话。就在这时，下面的大门处传来了车声。相子无奈地放下电话，向玄关走去。

细川一也从车中走了出来——英式双开叉西服；圆框眼镜；满脸笑容；手捧大束康乃馨；身高一米八；英俊潇洒；东大法学部毕业；帝国制铁所秘书……完美无缺有时候反而会让人有种滑稽的感觉。相子赶忙招呼道：

“细川先生，您好，欢迎光临。”

相子将细川领进客厅。身着和服正装的宁子也出来迎接细川。

“欢迎光临。好漂亮的康乃馨啊，朱唇欲滴般鲜嫩，真美了！那个……”

感觉到宁子要提到二子，相子赶紧打断了宁子的话，说：

“快请坐到这边来。”

相子让细川坐到西班牙风格的皮沙发上之后，问道：

“您对神户的印象如何？”

“神户负山面海，绿意盎然，最难得的是现在还保留着很多西洋公馆，非常少见。我记得第一座西洋公馆建于明治五年（1873）的海滨大道，后来搬到了北野町的山手。其中，英国人哈桑融合了日式建筑与西洋建筑的特点建造而成的西洋公馆最有代表性。”

细川一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展现自己博学多才的机会。但因为没看到二子的身影，细川似乎有些坐立不安。二子过了约定时间还不回来，这让相子又急又气，表面上还得找借口圆场。

“真不好意思让您等二子。二子今天中午去参加好朋友的婚礼了。”

“可是二子今天没穿礼服啊？”

宁子侧着头回忆着说。

“是啊，今天她作为新娘的好朋友祝辞，为了衬托新娘美丽的和服，她今天特地没穿礼服。当然，她说好一定不会晚回来的。真是不好意思。”

看到相子小心翼翼地赔礼道歉，细川一也终于挽回了一些面子，说：

“原来是这样。是我没有计划好，临时出差来这儿，突然提出来见面的要求，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是我不好，我明明知道二子今天的安排，昨天打电话的时候应该和您说清楚的，结果我一不小心忘了。”

“没关系，记错安排是常有的事情，请您不要介意。”

细川一也说着，调整坐姿，放松身体，喝起了红茶。看到二子迟迟不归，相子心急如焚。相子觉得，二子应该不会无故爽约，但二子迟迟不归还是让相子急出了一身汗。

有人敲门。相子松了口气，回头一看，来人并不是二子，而是一名老佣人。

“有电话找您。”

“是不是二子打来的？”

“不是，好像……是别人打来的……”

老佣人看上去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相子对细川说：

“细川先生，我过去接一下电话，失陪。”

相子走出客厅，拿起走廊里的话筒。女佣压低声音说：

“实际上刚才才是小姐来的电话，她说她无论如何也回不来了，让代向细川先生问好，说完就挂电话了。”

“什么？这算哪档子事儿？从哪儿打来的？”

“我都没来得及问，对不起。”

“笨蛋！道歉有什么用？！”

相子气忿地说道。事到如今，相子也有些束手无策了，不知道该如何向细川一也解释二子的爽约。相子想起了红娘、原驻法大使小泉的夫人说的那句话——“要是行的话，我就想办法撮合他们了。我可是要么不做，一做就要做到底的噢”。想到这儿，相子都不敢回客厅了，但又不能让首相夫人的侄子、昨天就提前约好的细川一也就这么干坐着傻等二子。想来想去，相子站在楼道里左右为难，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回到了客厅。

“细川先生，怎么办才好呢？刚才婚礼方打电话过来说，大臣、知事、市长等来宾的贺辞一个接着一个，婚礼推迟了一个小时，二子两点钟回不来了，希望您能谅解。”

听到相子这么说，细川一也一脸扫兴，没有说话。宁子不知所措地说：

“这和别的事情还不同，既然要做婚礼祝辞，中途退席恐怕不太好，要不咱们就多等会儿吧。”

“是啊，如何情况允许的话，我也觉得应该多等一会儿。可是今晚我还必须出席东京的一个聚会，我想还是改日再来拜访二子吧。”

今晚有聚会的事情，昨天细川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了相子。听到细川的回答，相子终于松了口气，说：

“因为我的疏忽给您添了麻烦，实在抱歉。请向小泉夫人和您的姑妈佐桥首相夫人问好。”

相子的言下之意是，希望细川慎重处理这件事，不要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要是姑妈知道我出差的时候随意提出见面的要求，肯定会批评我的。”

细川的笑容掩饰不住没有见到二子的失落。相子强压着对二子的不满，和宁子一起目送细川一也离开，直到细川乘坐的车拐过玄关的花坛看不见为止。

车子离开之后，相子转身就向水池东侧的铁平家走去。院子里樱花盛开。听到脚步声，水池中的三十多尾鲤鱼成群地游了过来。相子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走到阳台上时，相子看到起居室里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太郎的身影。

“阿姨，怎么了？”

太郎奇怪地看着平日里和自己不太亲近的相子。

“有点事，你爸爸在吗？”

听说铁平周六回家也很晚，相子想着铁平可能不在家。

“哎呀，我没看到你来，不好意思。”

早苗探出头来说道。

“铁平周六还照样上班吗？”

“是啊，他总是这样。但是刚才他来电话说，二子到他们公司去了，他俩要一起回来。”

“什么？二子？”

相子瞪大眼睛反问道。

“二子经常去铁平公司吗？”

“嗯，时不时去让他哥哥请她吃饭或是要点零花钱什么的，铁平对此也挺高兴的。”

早苗说着，准备给相子倒茶。想到二子让细川一也傻等着、自己却跑到铁平的公司去了，相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不用倒茶了。”

相子压住心头的怒火说道。就在这时，玄关处传来了停车声。

“哎呀，真稀罕啊，你到我们家来了！”

铁平边打招呼边走了进来。

“你回来了。听说今天你和二子在一起？”

“嗯，她刚在那边下车。”

铁平边脱下外套递给早苗边答道。

“铁平，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相子冷不丁冒出来的这句话把铁平吓了一跳。铁平看出来相子是故意这样说的。

相子继续气呼呼地说：

“你不用把我当傻子。昨天细川一也先生打电话约好今天过来，结果你和二子合谋放人家鸽子，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相子越说越气。铁平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是这回事啊！中午过后，二子突然到我那儿，说想吃饭，在职员食堂就行。我问她为什么突然过来，她什么也没说，就那么默默地吃完了饭。我觉得她有点奇怪，等到工作告一段落，我就赶紧带她回来了。你现在没头没脑地说什么我太过分啦，什么合谋啦，我才是有苦没处说呢。”

铁平直盯着地看着相子反驳道。

“有苦没处说的是我！上次在东方宾馆，你不是准备和二子还有那个一之濑四彦一起吃饭的吗？这边二子和细川一也的婚事好不容易刚有点进展，拜托你就不要横插一杠子了！”

“横插一杠子？那次也是二子求我叫上一之濑一起吃饭的，你没资格在这儿说三道四吧。我现在就跟你说明白，在一之濑这件事上，是二子主动的。”

“什么？二子主动？”

相子顿了一下说：

“那你对二子和一之濑的关系是怎么看的？”

“说实话，我觉得万俵家出一个自由恋爱结婚的反叛者也没什么，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让她吃苦。”

铁平说得很直率。

“你就不要开这种玩笑了。请你遵守万俵家的婚姻规则，让二子远离一之濑。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告诉你父亲。二子和细川家的这门婚事是你父亲定下来的。”

相子盛气凌人地说道。

早上八点半，万俵大介已经端坐在阪神银行的行长室里。这些天来，万俵每天上班都很早，忙于部署应对大藏省即将开始的检查工作。

“行长，早上好！”

肥胖的财务主管大龟专务走了进来。

“早。你最近来得也挺早啊。”

“在家待着也坐不住，就早点来了。您有什么检查方面的新消息吗？”

一向不温不火的大龟着急地问道。即便银行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恶性事件或是存在巨额不良贷款问题，大藏省的银行检查和国税厅的检查一样，让人有种难以言表的不安。

“坐！”

万俵用眼神指了指身旁的沙发，让大龟坐下说话。

“昨夜，芥川常务打电话到我家，检查项目和主任检查官的名字已经基本搞清楚了。”

“太好了。那这次检查的重点是什么？”

大龟身体前探，侧耳倾听万俵行长的回答。

“共有五项：第一，鉴于近来社会经济增长乏力，重点审核中小银行的大额贷款审定；第二，深刻分析统一会计准则实施后银行的收益情况；第三，曝光与银行董事相关的人情贷款；第四，检查担保存款套现情况；第五，严查有无存款特别利息。”

“看来最重要的是一、二两项了？”

大龟问道。从第三项人情贷款开始，包括后两项——担保存款套现和特别利息都是例行检查项目。

“是的。第一项、重点审核中小银行的大额贷款审定，证明大藏省十分担忧今后景气回落、中小企业倒闭、业绩低迷等情况的出现。你想想，咱们银行在这方面有哪几家存在潜在危险？”

“我觉得，关西车辆、世界电器、姬路纺织、江州商事等需要特别注意。”

接到近期即将接受银行检查的消息之后，全行上下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整理账簿，并将重点放在重新梳理贷款情况方面。因此当被问及潜在的问题点时，大龟常务立刻就答上来了。

“阪神特殊钢公司没问题吧？”

“我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问题。但为了预防万一，我让他们的融资主管涉野常务详细向我汇报了公司这两年的经营情况，除了由于美国轴承公司提前终止合同、阪神特殊钢公司返还出口前借款的贷款之外，我让他仔细研究了各项贷款的说明要点，

以免被抓住把柄。”

因为阪神特殊钢公司与阪神银行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大龟专务特地采取了万无一失的应对措施，但是万俵行长好像还是有些不放心，继续问道：

“那么第二项，统一会计准则实施后银行的收益情况，这一项有没有问题？”

“您指的是卖掉明石站前那块地之后将那笔钱纳入盈利的事吗？我觉得能解释得过去。其他还需要注意的是，一是去年在争取政府给当地农民的世博会用地土地赔偿款时，咱们许诺给大额客户的特别利息待遇问题，另外还有上个月底西宫分行的五百八十万日元现金丢失问题。”

大龟专务压低声音说道。

“嫌疑人还没找到吗？”

万俵的语调突然变得极其不悦。现金失窃对银行来说不是一件稀罕事，每年都有十来件，总额不下数千万日元，而且丢失数额都是各银行自查自报的，实际发生的件数与金额肯定远远超过报上来的数字。纸币本身就是银行的商品，现金失窃是银行方面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并且这类案件的特点是很难锁定嫌疑犯。

“十分抱歉，总行检查部正在就此事进行调查。从收款到金库只有三个人，罪犯肯定就在这三个人中间，但现在还没有最后弄清楚是谁。”

“眼下正值接受检查、整肃风纪之际，出现这种情况太不像话了！记住，一定要全力以赴抓住罪犯，把这笔资金漏洞给填上，绝不能让大藏省抓住一点把柄！大龟，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万俵大介严肃地强调道。大龟使劲点了点头，问：

“这次的主任检查官是哪位？”

“森永俊次，高级公务员，课长助理。”

“也就是说比较年轻了？这位森永课长助理原来是干什么的？”

大龟知道，年轻人比较好对付，但面对这种精英官员的时候，在某些方面需要多加警惕。

“据芥川说，这个人原来是银行局的，进大藏省之后就进了银行局总务课，听说学了一段时间的金融政策，五年后以‘学士署长’之名调到山梨县税务署工作，两年后回到大藏省担任证券局股长，没多久又被派往国外，在IMF事务局工作，回银行局检查部好像还没多少时间。”

“看来此人是个典型的精英官员了，哪一派的？”

“嗯，我也担心这一点，所以接完芥川的电话之后，我就立刻给美马打了个电话。”

“他和美马熟吗？”

美马若熟悉此人的话，此人应该与美马同属永田派，政治献金问题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若此人属于田渊派的话，问题就有些复杂了，虽然阪神银行为预防万一，一直坚持做两手准备，悄悄给田渊政治献金。

“美马对森永检查官还比较了解，但他说现在看来好像他不属于任何一派。”

说到这儿，万俵想起了昨夜和女婿美马的通话。“爸爸，大藏省三十四五岁的官员，还没有哪个傻到要在自己脸上贴个标签说我是哪个派的，但过了四十还照样八面玲珑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是两面派。三十多岁的时候，八面玲珑没有任何坏处，反而是一种最佳防身术，因为谁也不知道十年后大藏省是谁的天下。”美马说起话来总是鼻音很重。

这时，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万俵赶紧拿起话筒。是芥川打来的电话。

“喂喂，刚才主任检查官森永带着两名检查官到日本桥分行检查去了。”

芥川的声音有些紧张。在进驻总行检查之前，一般会先去分行进行突击检查。

“终于开始了。应该还有一家分行要被检查吧？”

“是的。我觉得副主任检查官有可能会带人到哪个车站附近的分行检查。”

“照这个样子来看，检查总行大概在什么时候？”

“大概在一周之后吧。主任检查官森永就像以前的美马一样，是年轻的精英官员，而那个叫做法华的副手人称‘鬼法华’，是行家中的行家，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需要多加精心准备才行。”

芥川的话句句敲打着万俵的内心。

一周后的周二上午，两辆大车停在阪神银行总行东侧的玄关处。守卫们立刻端正好姿态。等候已久的融资部部长、总务部部长、秘书课课长一行也顿时神情紧张起来。大藏省银行局检查部对阪神银行总行的检查，从今天开始终于拉开了帷幕。

在新大阪站迎接检查官一行的芥川常务走在最前面，六名检查官依次下车，跟随芥川走上玄关的台阶，在众人毕恭毕敬的眼神中，径直乘坐电梯来到三楼的董事办公区。

当众人走到最里面的行长接待室前的时候，芥川常务说：

“请进。万俵行长和董事正恭候着各位的光临。”

芥川请各位检查官进入接待室。主任检查官森永带着五名检查官进去一看，宽敞的接待室中，大龟、小松专务和洪野、荒武、舟山、新井四位常务以万俵行长为中心排成一排。

“检查官，这边请。”